

大唐西域記

卷四
之六



第二冊

06417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大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閻爛達羅國

屈勿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咄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溼伐羅國

率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毘霜那國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四

一 且四

聖醯掣咄羅國

毘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金銀鋤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邪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尙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

饒卽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

唐言大族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

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詞論清雅言談贍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眾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令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竝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子遺

斥當用黜後同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

唐言幻日

崇敬佛法愛育黎元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一一

日四

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守其扈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幻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詞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旣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

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
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曰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
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曰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
智欲一見之幻曰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曰母曰
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
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
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
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
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
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二二

旦四

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
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
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
終爾壽已而告幻曰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
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
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
國土幻曰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媵以穉女待
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篤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
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溼彌羅國迦溼
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旣淹率

其邑人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
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
殄滅毀窳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
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
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
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
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
再詞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
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
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殂落殂落之時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四

且四

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
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小乘法
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窳堵波高二
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
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

曰窳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

北印○至闕一度境字今補一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

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温暑風

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衰正伽藍十所天嗣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

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

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

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

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四

五 日四

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

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閻林

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眾儀肅穆德行清高

小乘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眾

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

行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閻林伽藍中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窳堵

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竝是劫初已來諸

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
二十里佛舍利窰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
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

北印
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稷稻林樹扶疎華果茂盛氣
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
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嗣三所外
道五百餘人竝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
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
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七八

且四

窮淑隱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
責罰聖迹之所竝皆旌建或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
境內無不周徧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
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

居勿
反露多國
北印
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華果茂盛卉木滋榮旣鄰
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
霜雪微降人貌羸癯旣瘦且戇性剛猛尙義勇伽藍
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
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僊

人所止國中有一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波訶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

度○雨疑輸誤

皆異錄卷六十四而效錄卷六十五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四

七

且四

涼僧徒眇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

少華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

吹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畧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

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

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

中印○珠珍裳衣

疑倒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

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
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斃及黃
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尙學伽藍二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
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竝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
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
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略也布刺
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
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
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八

且四

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營
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
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
學毗柰耶眾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
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
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
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
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
尊者鄔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

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
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
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
四五里至大澗池傍有窰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
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眾獼猴喜躍
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蹟其側有舍
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
處竝建窰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
之所竝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溼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九

且四

伐羅國

中印
度境

薩他泥溼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
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
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竝皆習
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
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
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
君命王以爲眾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

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齋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
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
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
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
慶眾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
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
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
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
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
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
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
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
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於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
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
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薨層臺

間時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

窳祿勤那國

中印
度境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

且四

牟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疏伽河北背大山間
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
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尙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
他泥溼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尙福慧
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摧微
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
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
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一

且四

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
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誣誤焉信受衰法捐廢正見
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
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苑伽
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
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
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
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
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
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

之濱揚波激流提嬰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
眾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嬰菩薩曰吾父母
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
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夔激
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
嬰菩薩曰幽途罪累尙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
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裘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
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

中印
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

穀麥多華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三

百四

術信衰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
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孛鉢

刺嬰

唐言
德光

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

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

窮玄奧因覽毗嬰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

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

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

未除時有提嬰犀那

唐言
天軍

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
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
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
此言誠爲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
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
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
軍重欲觀禮天軍惡其我慢懷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卽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
果時當作得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

文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三

且四

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溼彌羅國
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
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
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詞義善巧理致精高
眾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
舍雹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
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
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
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
遠傳聲問眾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

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
推謝今聞眾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
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眾賢後
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殞其
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偽詳乎得失尋
卽命侶負笈遠遊眾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
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
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
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
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期

文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四

且四

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
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詞辯者而告
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
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詞適畢奄爾
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詞曰我師眾賢已捨
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
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眾賢論師聰敏
後進理雖不足詞乃有餘我今欲破眾賢之論若指
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詞苟緣大義存其
宿志况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理論門

人諫曰眾賢未沒大師遺迹既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眾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眾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死期期藏作其今正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

唐言無垢友

論師

之遺身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眾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眾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五

且四

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盡所知當制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混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阬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

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窣堵波也當作地○友字疑誤

國西北境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鋤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苑伽水爲浦五印度人謂之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

北印度境

夫衣王不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鋤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六

且四

人性獷烈衰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旦邏國

唐言金氏

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

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於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

國

中印度境

○宿字疑粟誤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

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
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
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
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
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

中印
度境

聖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
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七

且四

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
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
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
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
六七十里渡菟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

中印
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
土宜同聖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
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竝皆習學大乘
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
波基雖傾圯尙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舊謂僧迦舍
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
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
僧徒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
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
製輪奐工窮剎剎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
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八 且四

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
堂爲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
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
從諸天眾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
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眾凌虛散華
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
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甃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
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
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
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

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

形現柱中

遷也疑遺地

寶階側不遠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窳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窳堵波前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州也時蘇部底

唐言善現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九

且四

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也皆訛也

冥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

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

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

尼欲初見佛化爲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

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

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窳堵波東

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

壞人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

唐言曲女城國○州也疑州地
中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僑賞彌國

鞞索山格反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碗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華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衰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

唐言花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瞻部聲震鄰

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僊

人居碗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

棲集遺尼拘律果於遷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

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五

一 且五

德號大樹僊人僊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華宮欲事禮請王聞僊至躬迎慰曰大僊棲情物外何能輕舉僊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詞計無所出謂僊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僊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僊威憂愁毀悴其幼穉女侯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僊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僊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一一

日五

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穉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僊廬謝僊人曰大僊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穉女以供灑掃僊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惟此幼穉願充給使僊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

喜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唐言作光

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

唐言王增

以長嗣位以德治

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

唐言金耳

國設賞迎王

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

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夔尼

唐言

辯了職望隆重

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
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
各言爾志眾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
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
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
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
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友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二

日五

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
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薄今者歿伽河
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旣多靈鑒願往請詞卽至菩薩
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
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
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
昧無知敢稀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
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
王旣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
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

福鄰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
教而退卽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

唐言
戒曰

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
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勦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
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
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旣廣其地更
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
教和平務修節險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
得啖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苑伽河側建立數千
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四

四五

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
之所竝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
羣有惟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
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推論
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
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
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
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卽
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詞事有聞議
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

舍惟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
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
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
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
日王廵方在羯未暍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
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
見焉戒曰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
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
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

友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五

旦五

而靈鑿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
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
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
臣氓庶何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
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邪對曰
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
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
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威
風鼓扇羣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
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充風猷

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在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竝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珠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六

旦五

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窳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眞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邪衣數千百千而爲供養是時惟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推微言抑揚至理曰

將曠暮回駕行宮如是曰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
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
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
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
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
此喪命尋卽奮身跳履門闔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
王覩異重增祇懼已而顏色不動詞語如故問諸王
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
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
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七

且五

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惟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
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
爲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窰堵波登臨
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
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
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
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
外何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
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
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鑿鑄佛像而諸外道自

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竝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眾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

城西北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窠堵波說法窠堵波南臨苑伽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八

且五

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眾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實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眾燒香散華華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甃室其中佛像眾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鍍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甃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

爪窳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阿
踰陀國

中印
度境

眾難宣妙要書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
豐盛華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
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
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
菩薩

唐言世親舊曰婆藪
盤豆譯曰天親譌

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

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爲諸國王四方俊
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窳堵波高二
十

支那
撰述大唐西域記卷五

且五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眾於此三
月說諸妙法其側窳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窳堵波

髮爪窳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

唐言論
勝受

師於此製造經部毘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

唐言

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

論等盡爲大眾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

如來髮爪窳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

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
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
家修學頓之回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
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
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
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
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
菩薩尋亦捨壽詩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
譏誚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
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一

四五

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僊乘虛下降卽進階庭敬禮
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
往觀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
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卽來報命無著菩
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
外眾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
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
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
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苑伽

河中有輒窳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卽執銛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二

且五

遂不斷舌且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竝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
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百五十里國大都城臨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南不遠臨苑伽河岸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窳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

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婆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

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苑伽河南閭牟那河

北至鉢邏那伽國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

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踈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

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竝皆習學小乘法

教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尙百餘尺在昔

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三 四五

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菩薩作

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

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

名責實反質窮詞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

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

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

悟自時厥後深敬風歎

城中有天祠堂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
眾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
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
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
輕捨身命既誠衰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
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闕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
中謂眾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
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
眞實天僊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四

且五

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
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惟見空中諸天
召命斯乃衰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
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號大
施場今戒曰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
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眾
寶莊嚴卽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
眾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
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

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
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
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
嘗不踰旬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
溺而死彼俗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
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
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獐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
或絕食而死當戒曰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
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卽昇之一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五

旦五

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縣外伸臨空不
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
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
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
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睢彌國
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
沃壤地利豐植稔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千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
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實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

縣石蓋鄔陀衍那王

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譌也

之所作也靈相

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卽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旃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邪開導末世實此爲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

毀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六

且五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

舊云瞿師羅譌也

長者

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窰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窰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甄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惟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

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三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窳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眾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惟餘其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衰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眾中召一論師聰敏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七

且五

高才明達幽微者作爲衰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眾令相摧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眾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曰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眾咸默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穉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眾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乃穉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卽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詞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

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邪爲亂
詞而誦邪外道憚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
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
其文義詞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
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斬是悔卽爲說法心信意悟
王捨衰道尊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
陷尙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
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十八里至

鞞索山格迦國中印

友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且五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
盛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
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
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
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
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
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
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

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衰見人及
外道眾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窠堵波靈基連
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
國舊曰舍衛國諺
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友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五

十九

目五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卒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
 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
 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
 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
 之時鉢邏犀那特多王唐言勝軍舊日波斯匿譌略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
 故基上建小卒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
 也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 且六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卒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
 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譌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
 東卒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日須達譌也故宅也善施長者
 宅側有大卒堵波是鴛鴦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日捨央掘摩羅譌也
 衰之處鴛鴦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
 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欲害母以充

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卽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鬢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鬢聞誨悟所行非因卽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譌也

是給孤獨園勝軍王

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竝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惟餘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一

且六

故基獨一甍室歸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卽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卽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卽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地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

地爲逝多樹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洒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舍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洒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惟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一一一

四六

迹說法之處竝樹旌表建窳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眾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爲聽法眾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姪旣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四

且六

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

唐言天授

斛飯王之子也

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

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遶

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卽事破僧舍利子没特伽羅子

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諭僧復和合提婆達多

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

其南復有大阮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

獄瞿伽梨陷阮南八百餘步有大深阮是戰遮婆羅

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

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衰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盂系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眾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邪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阬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阬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五

且六

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曰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曰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窳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搆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窳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窳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

舊曰毗流離王譌也

興甲兵誅

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

怨前辱興甲兵動夫眾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樹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回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卒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寶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別其手足投諸阬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上八

但六

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澗池是毘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毘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竝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
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
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
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
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
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
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竝無

支那

大唐山域記卷六

七

且六

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

堵國

舊曰迦毘羅衛國
譌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
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
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
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
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
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邪

唐言

夫人寢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唄咀羅頌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窳堵波阿私多僊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之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僊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僊今日降顧僊曰我在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八

但六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僊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窳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拏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眾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

曰提婆達多卽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
害此象邪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
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土俗
相傳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
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
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
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
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
僕回駕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九

旦六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窳堵波是賢劫中人壽
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窳
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窳堵波有彼如來
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
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
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窳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
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窳堵
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窳堵波有彼如來遺
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
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窳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回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窳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竝從殺戮積尸如芥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窳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聘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產子男是爲毘盧擇迦王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

日六

堂卽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前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畝便卽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咀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窳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

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香華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入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惟佛在眾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一

且六

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穉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拈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

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
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
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
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
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
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
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二

且六

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

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二行人三行
漬並今正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

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

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洒其南

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

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

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

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

慶諸天尙喜况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窳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爲水其流向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窳窳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紀作非今正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三

四六

窳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窳堵波野象羣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窳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之有也龍曰若然者

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
所今有封記
窳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眾尠矣清肅皎然而以
沙彌總任眾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
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
窳堵波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
水各持異華共爲供養時眾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
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眾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
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窳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
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爲幸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四

且六

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
愛無虧勝業亦旣離羣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
之志於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采掇時花灑埽瑩飾
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鄰國諸王聞而雅尙競捨財寶
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智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
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
至大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
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旣
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
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

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
舊曰車
迦匿謫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諭感
悟而還

回駕窳堵波東有膽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尙在其傍
復有小窳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旣
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尙有天衣曰斯服太移如何改
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
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
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
虛而去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五

且六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
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
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
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
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
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
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
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
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

唐言

焚燒舊云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

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闕茲字今補

灰炭壑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遺蹟尚高三百餘尺而載云林以

故伽藍左右數百窰堵波其一長者無憂王所建也

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

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

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甃基周十

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門東北隅有窰堵波無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六 且六

憂王所建準陀舊曰純陀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

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孛伐底

河譯曰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榭而皮青白葉

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輶精舍中

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窰堵波無憂王所

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

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

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

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

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颺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七

旦六

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旣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

賦譌作映今正

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

也譌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

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眾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能盡知邪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說善賢聞己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

來告曰汝豈能邪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詞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八

且六

於是善賢出家卽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卽於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卽昔後度蹉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

爲燈炬金剛躡地側有窳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
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
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眾生福盡世
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
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
苾芻等獻歔悲慟時阿泥律盧骨反陀舊曰阿那律告諸
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未羅眾供養已訖欲舉
金棺詣涅槃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於是天眾持妙天華遊虛空讚聖德各
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窳堵波是摩訶摩耶夫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六

十九

目六

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
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
悲哽悶絕與諸天眾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
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
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
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衛哀而
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
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
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窳堵波是如來焚
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

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旛
蓋末羅之眾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
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三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
外爲諸眾生分散舍利惟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
有窳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
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眾咸驚駭阿泥埤陀言待迦
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
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邪阿難曰千氎纏絡
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
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

友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二十

且六

初涅槃人天悲慟眾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
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
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
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
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
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
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
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眾生慈父
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
遜詞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

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
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
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
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
那婆荅多龍王文鄰龍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
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眾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
誼爭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眾三留人
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率堵波西
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
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六

三十一

四六

資用備盡珍飾或有眾僧往來中路慙歎請留罄心
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迎王毀壞佛法
眾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
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
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羹粥進焉沙
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卽置鉢沈吟長息婆羅門侍食
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父不安邪爲
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眾生福祐漸薄斯言
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卽去婆羅門曰向許
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

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
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
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
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
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邪沙門曰然汝豈不聞
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
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埽像
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疍

女黠

斯國

舊曰波羅奈國
譌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

且六

